

唐大曆十才子成員及其集團形成原因之考察

謝海平

(作者為本校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摘要

大曆十才子是唐代宗時期活躍於長安一帶的一羣詩人，他們上承王維詩風，以「清雅」見長，在唐朝詩歌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且名顯一時。可惜其人多仕宦不達，若干人的詩集又散佚不全，致使其最初成員究為何人？集團形成原因為何？後代不是異說紛紜，就是語焉不詳。本文即就此兩問題分為兩節，作一詳細考察。第一節歸納出自唐迄清有關大曆十才子的異說凡五種，再舉出五點理由，證明應以唐姚合極玄集的記載最為正確。第二節分別整理十才子有關史料及存詩，得出該文學集團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二：一為十人在唐代宗時期同時出入公卿之門的特殊機緣，一為十人「清淡閑雅」詩風的互相吸引。

壹、大曆十才子的成員

大曆十才子成員，歷來有數種不同說法，最早見於唐元和進士姚合所編的極玄集。該書卷上李端名下註云：「字正己，趙郡人，大曆五年進士，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洞、耿漳、夏侯審唱和，號十才子。」

此文「崔洞」當為「崔峒」之誤。就文意按之，「十才子」名號，並非出於後人湊合，應在大曆年間即已有之，而且是專指所列十人集團而言。姚合以後，唐人以整體方式提及大曆詩人的，似乎祇有唐末司空圖。其「與王駕評詩書」云：

右丞、蘇州，趣味澄復，若清沈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註一)

此處所謂「大曆十數公」，祇是泛指大曆詩人而言，並非專稱。至五代劉昫編舊唐書，則有兩處提及十才子，其一見於卷一六三李虞仲傳：

李虞仲……父端……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

另一則見於卷一六八錢徽傳：

錢徽……父起……大曆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

這兩條資料雖未一一列舉十才子姓名，但已明白指出李端、韓翃、錢起、盧綸均為其中成員，未超出極玄集所舉之外；而且「十人」語氣至為決斷，不似十一或十二人舉其整數稱十的樣子。至於「時號十才子」，與極玄集「號十才子」意思相同，因其集團既於大曆年間形成，大曆時人，自不必冠以年號；在「十才子」之上冠以「大曆」年號，顯然是後人為作明確識別而添上的。

至於詳載十才子名單的正史，是新唐書。該書卷二〇三文藝下盧綸傳云：

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

所列姓名，與極玄集全同，甚至排列次序，除李端外，亦完全相同；而李端在極玄集中被特為標出，則是因為行文方便的原故。因疑盧綸傳這條資料，可能是因襲極玄集而來，否則兩書所據，亦為同一來源。

除前述系列記載之外，十才子成員另有不同說法，見於宋江鄰幾雜誌：

大曆十才子：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李嘉祐、耿緯（註二）、苗發、皇甫曾、吉中孚，共十一人。或無吉中孚，有夏侯審。

此文實含兩說，第一說去掉極玄集的韓翃、崔峒、夏侯審，而增加郎士元、李嘉祐、皇甫曾、李益；第二說則去掉韓、崔、吉中孚而以郎等四人替入。均為十一人。按江鄰幾名休復，生世與歐陽修、宋祁同時（註三），而雜誌所載卻與新唐書差異如是，究為別有所據而云然，抑就詩集流傳情形及時人興味所趨而作取捨，今已無從考察；但江氏在去取之際，以何者為標準，頗啓人疑竇。如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三云：

唐大曆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漳、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且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而無再；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及，皆不可解。

按士禎取捨的著眼點，似乎全就諸子詩名高下而定，大概不曉得十才子集團的形成，其實關係乎詩名以外的特殊契機（註四），而此契機，又係江休復志其所聞時未嘗審察的，所以他對江志感覺「不可解」，一如休復對十才子之所以為十才子的原因有所不解，如出一轍。

自江鄰幾雜志之說出，即與新唐書所載並傳，但自宋迄明，論詩而提及十才子的，多依據新唐書而甚少依據江志。依據新唐書的，如宋阮閱詩話總龜（註五）、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註六）、葛立方韻語陽秋（註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註八）、王應麟玉海及小學紺珠（註九）、范晞文對床夜語（註一〇）、元楊士弘唐音（註一一）、辛文房唐才子傳（註一二）、明楊慎升菴詩話（註一三）、胡應麟詩藪（註一四）、胡震亨唐詩談叢（註一五）、凌迪知萬姓統譜（註一六）等；而依據江志的，似乎祇有計有功唐詩紀事，但在唐詩紀事中，竟然兩存其說。

按唐詩紀事卷三十盧綸條載：

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號大曆十才子。

與新唐書盧綸傳比較，祇於「能詩」下刪「齊名」兩字，是沿襲新傳之說無疑。但同書同卷李益條又載：

大曆十才子，唐書不見人數。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發、皇甫曾、耿漳、李嘉祐。又云：吉頊、夏侯審亦是。或云：錢起、盧綸、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發、郎士元、李益、耿漳、李端。

計有功於盧綸條既已抄錄新唐書所載，則此處所謂「唐書」云云，應該指「舊唐書」而言，而舊唐書於十才子人數，確未明載，故胡應麟指斥計氏「誤也」（註一七），其實不誤。至於此文十才子成員，亦含兩說，「或云」之說共十一人，即江氏第一說；而其前所載十人，也祇是就江氏第一說刪除吉中孚而已。「吉頊、夏侯審亦是」云云，顯然源自江志「或無吉中孚，有夏侯審」一語，復誤以吉頊為中孚（註一八）。

由此可知，十才子人數二說，於宋室南渡之際，已同受重視，故洪邁稱「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註一九），是有所本的。至於南宋後期人時少章在李益、皇甫曾之外，又加入皇甫冉、戎昱，似又創為第三說了。（註二〇）胡應麟詩藪云：

南渡時天彝少章者，吾郡人。嘗評唐百家詩，多切中語，而詩流罕見稱述，今節錄於左方，……錢起屢擅場，盧綸、李益中表酬倡，大曆十才〔子〕中，號為翹楚。司空文明結思尤精，二皇甫亦鐵中錚錚。戎昱多軍旅離別之思，語益工、意益淺矣。（註二一）

胡應麟在十才子成員的主張是本於新唐書，已見前述，而詩藪外篇四亦稱「吉中孚列大曆十才子」，顯示他有一貫的主張，但此處對時少章所述，不特未加澄清，反而說他「多切中語」，似有前後矛盾之嫌。

生世較時少章稍晚，亦以詩論著名的嚴羽，在其滄浪詩話詩評門說：「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為最下」，近人有執此語以為嚴氏把冷朝陽也納入十才子，（註二二）其實滄浪詩話雖未明白標舉十子姓名，但在詩體門「大曆體」下，嚴氏自註「大曆十才子之詩」，可見他稱冷朝陽為「才子」是泛稱，「大曆才子」猶如「大曆詩人」之意，與「大曆十才子」這個集體私名無涉。與辛文房在唐才子傳卷四盧綸傳提及大曆十才子時並無冷朝陽，而在冷朝陽傳中卻說他「工詩，在大曆諸才子，法度稍弱」的筆法相同。

到了清代，十才子成員，又有新說。首先，是喬億（註二三）編大曆詩略時，於十才子別有取捨，共列劉長卿、錢起、郎士元、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冉、盧綸、韓翃、司空曙、崔峒、耿漳、皇甫曾等十二人，應該算是歷來十才子成員的第四說。該書序文說：

唐大曆十才子姓氏載於新書盧綸傳，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互異者三而四。今合傳志，退中孚、發、審，進皇甫冉，別為次第，以錢、郎、三李、皇甫分別列中四卷，為之冠，盧、韓、司空、崔、耿及冉弟曾各綴於其下。而卷首獨劉長卿，體氣開大曆之先也。……乾隆壬辰冬十一月，寶應喬億書於居安樂玩之堂。

喬億此說，雖然是調和新唐書及江氏雜志而來，但較兩書所載，卻增加劉長卿及皇甫冉。刪去吉、苗、夏侯，大約是因為三人存詩太少；而加入皇甫冉，則因自來皇甫兄弟並稱，不可有曾無冉之故。（註二四）喬氏的序文寫於乾隆壬辰，即清高乾隆三十七

年（一七七二），與他時代相近的翁方綱，亦有近似的主張。（註二五）

大曆詩略以十三人共居十才子之名，究竟有點牽強。至管世銘編錄讀雪山房唐詩鈔（註二六），在卷十八中，直以「盧綸、韓翃、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爲大曆十才子」，不特與新唐書、江氏雜志大異其趣，較諸喬說又刪削崔峒、耿湓、皇甫曾，完全以現存詩篇多寡及個人好惡爲去取依歸，可謂獨具隻眼，而成爲第五說了。

自此以後，文獻上稱引十才子者，可謂各師其說，莫衷一是，如四庫提要以錢起與郎士元爲十子稱首（註二七），所宗者顯非新唐書之說；洪亮吉稱「前人以長卿冠大曆十子」（註二八），方東樹稱「大曆以文房爲最」（註二九），大概都是源出喬億；至於李慈銘特標錢、郎、司空、二皇甫、李十郎、韓君平等爲代表（註三〇），似又上溯而及於時少章了。

綜而言之，自唐迄清，有關大曆十才子成員異說，共有五種：

第一種以李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湓、夏侯審等十人爲十才子，見極玄集及新唐書。

第二種以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李嘉祐、耿湓、苗發、皇甫曾、吉中孚或夏侯審等十一人爲十才子，見北宋江鄰幾雜志。

第三種成員確數未見明舉，但有錢起、盧綸、李益、司空曙、皇甫冉、皇甫曾、戎昱等，南宋人時少章主之。

第四種以劉長卿、錢起、郎士元、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冉、皇甫曾、盧綸、韓翃、司空曙、崔峒、耿湓等十三人爲十才子，見清喬億大曆詩略。

第五種以盧綸、韓翃、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等十人爲十才子，清管世銘主之。

此五說當以第一說近是，其理由有下列數項：

第一，十才子集團形成的契機，是在特定的時間及社會背景之下，這批詩人同時出入貴遊之門，彼此唱和，游從習熟。後人昧於此一契機而增減其成員，均屬脫離事實的臆測。因此，越接近大曆的記載，越可採信。極玄集編者姚合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八一六）登進士第（註三一），生世距大曆不遠，所記無論錄自當時載籍或得自傳聞，均遠較後出諸說爲可信。

第二，十才子是大曆年間便專門以詩著稱的文學集團，當時的人，甚至把他們畫在一幅畫中（註三二），絕非如李、杜、王、

孟合稱之出自後人臆綴(註三三)，其成員不容隨意增減，是不言而喻的事。今按五說當中盧綸、錢起從來不曾被刪除過，盧綸晚年有兩首記述與十才子中人交情的詩，均收入全唐詩卷二七七，第一首詩題：

得耿漳司法書，因敘長安故友零落，兵部苗員外發、秘書省李校書端相次傾逝，潞府崔功曹峒、長林司空丞曙俱謫遠方，余以搖落之時，對書增歎，因呈河中鄭倉曹、暢參軍昆季。

耿漳所敘的「長安故友」，包括苗發、李端、崔峒、司空曙等，都是極玄集所載十才子中人，可見雖「搖落之時」，諸子情分仍篤。至於盧綸所「呈」的鄭倉曹即鄭損(註三四)，暢參軍昆季即暢當、暢諸兄弟，暢當與盧綸交情深厚，綸集中有關暢當詩篇，多達十四首(註三五)，可見暢當也是與十才子有交情的。盧綸的第二首詩題為：

綸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漳、李校書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暢博士當感懷前蹤，有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寄夏侯侍御審、侯倉曹釗。

此詩是酬暢當五十韻而作，題中列舉「風塵追遊向三十載」的詩人六人，及「兼寄」的夏侯審，均在極玄集所載十才子之內；而「數公皆負當時盛稱」一語，顯示盧綸肯定約三十年前，即諸子訂交時，大家有籍甚的聲名。可見吉、苗及夏侯、崔等八人自始即在同一集團。胡應麟甚至因「韓翃、錢起不與」，而懷疑「其間章句脫落，否則別有故也」(註三六)，他的懷疑，不為無理。

第三，為喬億屏諸十才子之外的，有吉中孚、夏侯審、苗發三人，江鄰幾及管世銘則並崔峒而去之，大約是以諸人現存詩篇數量多寡為去取機杼(註三七)，至為主觀。以吉中孚而言，全唐詩雖祇輯存詩一首，但現存日本唐寫本中，最少尚存題為吉中孚作的殘詩一首，是全唐詩未輯入的(註三八)，而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復載有「吉中孚詩一卷」，中孚生平所作詩篇，不止現存寥寥二首，自可斷言。又吉中孚與李端，已在大曆時被其他詩人稱為才子。吉中孚「才子」之稱，首見於李端詩，端有「吉中孚拜官歸楚州」詩，讚美他「才子神骨清，虛竦眉眼明」(註三九)，中孚本來是道士，拜官還俗約在大曆年間(註四〇)，即十才子活躍於長安時期。大曆間詩人衛象亦有詩稱讚李端為「才子」(註四一)，與李端詩稱中孚為才子同例，有這樣的稱呼，不能說與他們身為「十才子」毫無關係。夏侯審雖僅存詩一首，但李嘉祐盛稱其「袖中多麗句，未遣世人聞」(註四二)，可見他的詩作工

麗，祇是不輕易示人而已。明楊慎尙及見其織錦圖「君承皇詔安邊戍」一歌（註四三），至清則並此歌亦失傳，難怪喬億「退」之於十子之外。苗發是「相門才子」（註四四），且與當時詩人交往至爲頻繁，詩作亦頗受推許（註四五），全唐詩雖祇輯存他的詩兩首，但同書卷二〇六李嘉祐有「和都官苗員外秋夜省直對雨簡諸知己」、卷二〇八包何有「和苗員外寓直中書」、卷二八六李端有「酬前駕部員外苗發」等詩，既稱「和」稱「酬」，必因苗發原有詩作而起，則發詩多已失傳，亦可推知。至於崔峒，如今雖然存詩祇有四十八首，不過新唐書藝文志丁部別集類卻載「崔峒詩一卷」，而高仲武於大曆末年編中興間氣集時（註四六），選入峒詩多達九首（註四七），較其同時詩人皇甫冉入選十三首，錢起、郎士元各入選十二首或有不足，較諸李嘉祐入選八首、韓翃入選七首、戴叔倫入選六首則有過之，而與劉長卿入選篇數相同，且高氏評其詩「文彩煥發，意思雅淡」，可見崔峒在大曆詩壇也佔有相當重要地位，因今存詩不多而自十才子中剔除，極不合理。胡應麟曾說：「或去中孚、審與翊、峒，而益皇甫曾、李嘉祐、郎士元、李益，其人才視前雖勝，而非實錄。」（註四八）可謂持平之論。

第四，唐集散佚情況極爲嚴重，最初見載於書目，而書又能流傳於後世的，可謂十不一二，至於未載錄於書目的，猶不知凡幾。胡震亨曾將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鄭樵通志藝文略、尤袤遂初堂書目、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及經籍考所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書參合考校，得結論曰：

舊唐書藝文志集部止載開元以上，未全。新書志全載，而有倫次。宋志通載五代，其目爲多，然亦詳于近而略于前；晚唐與唐志相同外，猶溢出數家，若盛唐、中唐，較唐志亡其半，初唐亡八九，幾于無存；而潤晚之間，世次尤爲錯亂難據，延閣籤帙，隨手簿錄，史官漫不經意故也。鄭志出宋志之前，抄合二志成書，混亂時有。尤、晁、陳三氏，但錄一時民間存者，亡者不載，尤無所發明。同之夾漈，晁、陳考訂爲詳，評隲亦確，但披目寥寥，不勝散亡之恨。（註四九）

所謂披目寥寥，最足以說明唐集散佚的程度。抑且尤有甚者，即使一籍偶存，亦因板本不全，或讎校失實，往往亦不成完璧，以傳世已久的錢起詩集而論，據近人萬曼所考，自來有一卷、二卷、十卷、十三卷等板本（註五〇），各收錄詩篇數量，自有差別。而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七唐人雜紀下載：

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然如「牛羊山上小，煙

火隔雲深」，「鳥道掛疏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句皆當時傳爲警絕，而八卷無之，則其所遺多矣。

夷白堂小集是鮑慎由撰，慎由爲宋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進士（註五二），北宋人所見錢起詩集尙且如此，北宋以後人所見，及詩名不及錢起的詩集，錯漏必然更多。然則明、清學者執遺佚之餘，以定苗發、崔峒等人不宜爲十才子，無論就那一個角度看，都嫌武斷。

第五，十萬卷樓叢書本詩式卷四有以下一段話：

大歷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己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

這段話重點在說明「詩道初喪」的原因，此處暫不討論；可注意的是皎然所指出的這批「江外」詩人中，有皇甫冉、劉長卿、李嘉祐等被後人列爲大曆十才子的三人。皇甫冉爲潤州丹陽人（註五二），潤州即今江蘇鎮江，皎然稱之爲江外詩人，無可爭議。但劉長卿籍貫頗模糊，早期可能居住於洛陽、襄陽一帶；（註五三）李嘉祐祖籍趙州，唐屬河北道，（註五四）皎然稱之爲「江外」，可見其歸納準則，不是諸人的籍貫，而是其活動區域，劉長卿的情形，就是極佳佐證。（註五五）否則，籍屬吳興的錢起，及淮南東道楚州的吉中孚，應比劉、李更具「江外」資格。其實，成名於肅、代之際的詩人，如以創作活動重心加以區別，大約可分成兩羣。其一卽皎然所舉的一羣，另一卽具有大曆十才子名號的一羣。卒於貞元末、永貞初（八〇四至八〇五），與大曆詩人有密切關係的皎然，（註五六）既然把皇甫冉、劉長卿、李嘉祐歸入前面那一羣，正好就是三人不應歸入大曆十才子這一羣的反證。

貳、十才子集團的形成

姚合極玄集卷上說李端與盧綸等「唱和」，號十才子，可見大曆十才子此一文學集團的形成關鍵，必然在於詩歌唱和，但唐代專以詩歌著名，且並稱於當時的詩人，如沈、宋、錢、郎，元、白，溫、李，皮、陸等，除文采差肩，相爲酬答，作品被

世人所傳誦之外，相關人物身世時代，亦必有近似之處，方能同氣相求，成一集團。考才子不特籍貫、出身多所差異，年齡輩份，尤見懸殊。如錢起韓翃分別於天寶十載（七五一）及十三載（七五四）登進士第，李端在錢起登第後十九年，即大曆五年（七七〇），方名題金榜，（註五七）錢起如果不是列為大曆十才子，依一般文學史習慣，當歸入盛唐詩人，而李端則落入中唐了。復考錢起被收入全唐詩的五百多首詩中，若去除後人屬入其曾孫錢珣所作的一百餘首，（註五八）餘詩中有與十才子中人「唱和」的，計苗發、夏侯審、崔峒、韓翃各一首，總共不過寥寥四首；（註五九）相對的，與郎士元有關的詩作則多達七首。（註六〇）當時另一位相當有名的詩人暢當，他與盧綸、耿漳、司空曙、李端等都有詩唱和，（註六一）但韓翃作品中與十才子中人有關係的詩，祇有錢起一首、夏侯審二首，（註六二）前者全唐詩並收入張繼集中，是否確為韓翃作品，尙待考定。可見就詩的唱和來說，錢起與郎士元的關係，似較與十才子中人為密切，暢當與十才子中人的關係，又較韓翃與十才子為密切。但郎士元、暢當不被列為十才子，而韓翃、錢起反被列為十才子，可見那促成十才子結合的「唱和」，有別於一般文士的唱和。

然則十才子唱和究竟有何特殊？要不外乎時間、地區、場合特殊而已。此中消息，舊唐書曾透露若干。舊唐書卷一六三李虞仲傳載李端大曆中與韓翃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卷一六八錢徽傳載錢起大曆中與韓翃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門，時號十才子」，可見大曆年間「十才子」名號，是因為諸子能詩，唱和於貴遊之門而興起於長安的。

唐代文風璀璨，士大夫往往在宴集時借吟詠助興，其盛況多為後世津津樂道。唐音癸籤卷二十七載：

唐朝士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寧宴羣公於宅，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並吟流之佳賞，承平之盛事。師道尙桂陽主，官侍中，主亦工為詩。志寧天策學士，後入相，愛賓客，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衛尉卿，善書，陳子昂為其晦日詩序，稱為渤海宗英，平陽貴戚，其豪盛可知。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駙馬豪貴家多好客，時王維詩名為盛，無不拂席迎之。

這是中唐以前文會盛況的例子。凡是這種聚會，大約都是一般騷人墨客，或急於成名的寒士所渴望參與的，希望藉此機會攀附驥尾，躍身龍門，最少亦可使聲名稍著。永泰、大曆年間，郭子儀第六子郭曖在駙馬府中的宴集，規模頗大，盛況不減於前代，而錢起、李端等人大概都躬逢其盛，並建立了交情。舊唐書卷一六三李虞仲傳載：

時郭尙父子暖尙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李〕端等十人多在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褰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這段記載，源出李肇國史補卷上，原文如下：

郭暖，昇平公主駙馬也。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妙絕。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暖大出名馬金帛遺之。是會也，端擅場。送王相公之鎮幽朔，韓紘（翊）擅場。送劉相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比較兩段文字，不難發現除了舊唐書鋪敘較爲詳細，及爲了襯托李端才思敏捷，把國史補「或謂宿構」的「或」說成是錢起，使錢起遭後人「妬賢」的指責，（註六三）蒙受不白之冤以外，所陳述的情節，相差不多。

不過，尚有須要考定的，是這次宴會舉行的時間。按昇平公主爲代宗第四女，（註六四）永泰元年（七六五）降駙馬都尉郭暖，（註六五）故此「盛集文士」之會，當在永泰年間或稍後。又李端所賦二詩，都見於全唐詩卷二八六，題爲「贈郭駙馬」，註云：「郭令公子暖尙昇平公主，令於席上成此詩。」第一首爲：

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鬥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楸。熏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遙指鳳凰樓。

第二首爲：

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妬花鈿。今朝都尉如相顧，願脫長裾學少年。

詩中稱郭暖爲「青春都尉」，或逕稱「都尉」；「青春」自然是「年輕有活力」的意思，而「都尉」則是「駙馬都尉」的簡稱，可信李端寫這兩首詩時，郭暖確爲新婚，尙未有其他更高官秩。新唐書卷一三七郭暖傳說他「以太常主簿尙昇平公主」，「

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婚，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侯，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全唐文卷四四六吳頌「代郭令公謝男尚公主表」，也說代宗制授「曖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尚昇平公主」，可以為證。舊唐書李虞仲傳說「曖因拜官，會十子」，所拜的官，想必就是駙馬都尉。由此推斷，這次宴集，應該在永泰至大曆初年間。極玄集卷上及唐才子傳卷四載，李端大曆五年（七七〇）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而舊傳載此時錢起稱李端為「校書」，應為史臣誤記，不足作為此事發生於大曆五年以後的證據。

又郭曖與昇平公主一為功臣第六子，一為皇帝掌上珠，所謂珠聯璧合，自為眾所仰羨，但二人的「蜜月時期」，似乎為時不長。因話錄卷一云：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稟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小兒女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賜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代宗執政時期，當大亂之後，瘡痍未復，郭子儀屢建大功，身繫國家安危，代宗不能無所顧忌，故郭曖雖語涉大逆，亦祇得曲為之容，其事本出於小兒女閨房勃谿，但昇平公主既上訴於君父，郭曖又蒙受嚴親杖責，對夫婦感情，必有影響，「傅粉何郎不解愁」的日子，可能就在這次事件之後成為過去，李端此詩寫成時間，當在此事發生之前。通鑑採錄杖責的事入唐紀，並繫於大曆二年（七六七）二月。（註六〇）如果以上推斷距離事實不遠，則大曆十才子大部分成員，應該在永泰元年（七六五）七月至大曆二年二月間，已在長安郭曖府第的宴會中有了集體的會面。

其次，國史補提及「韓翃擅場」、「錢起擅場」的兩次聚會，亦可大致窺探十才子會面的情形。所謂「擅場」，就是在宴會上文士各賦一詩，復就所賦詩篇中選取最佳作品，而作者即為該次宴會的「擅場」。其實際情形，除國史補這條記載外，唐詩紀事卷四十六楊汝士條所記「壓倒元、白」一事，亦可供參考：

寶曆（八二五至八二六）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應須賜御屏……其日大醉歸，謂

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

是故所謂「擅場」，本有「卽席揮毫的最佳作品」之意。南部新書載李端擅場事，刪略爲「昇平公主宅卽席」；(註六七)唐語林轉載其事，雖改易文句爲「是席端爲首；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按當爲翊)爲首；送劉相巡江淮，錢起爲首」(註六八)，但均可作爲印證。準此，凡有「擅場」的宴會，與會文士必有數人以上。全唐詩卷二三八錢起「陪郭常侍令公東亭宴集」詩中，有「詞人載筆至，仙妓出花迎」句，足以說明這類宴集的盛況。

國史補提到的「王相」就是王縉，「劉相」就是劉晏。

全唐詩卷二四五韓翃有「送王相公縉赴幽州巡邊」詩云：

黃閣開帷幄，丹墀侍冕旒。位高湯左相，權總漢諸侯。不改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塞草連天暮，邊風動地秋。無因隨遠道，結束佩吳鉤。

按舊唐書卷十一代宗紀載：廣德二年(七六四)春正月癸亥，以前右散騎常侍王縉爲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爲兵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大曆三年(七七八)閏六月庚申，宰臣充河南副元帥王縉兼幽州節度使；七月乙亥，王縉赴鎮州。因王縉於廣德二年拜相，故韓翃稱他「相公」；大曆三年閏六月奉命出鎮幽州，七月成行，翃詩卽作於此時，故有「邊風動地秋」句。同時餞送的詩人很多，其中錢起、皇甫冉、皇甫曾等人的詩，均見於全唐詩。(註六九)

劉晏拜相在代宗寶應二年(七六三)正月，周年後，卽廣德二年正月罷相。(註七〇)錢起送劉晏的詩爲「奉送劉相公江淮催轉運」，見全唐詩卷二三八。詩云：

國用資戎事，臣勞爲主憂。將徵任土貢，更發濟川舟。擁傳星還去，過池鳳不留。唯高飲水節，稍淺別家愁。落葉淮邊雨，孤山海上秋。遙知謝公興，微月上江樓。

按劉晏在拜相前，卽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六月，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同年十一月，又兼充河南道水陸轉運都使，十二月，徙國子祭酒，仍充度支等使；拜相後仍充度支等使。(註七一)此詩作於秋天，應該是寶應二年(七六三)的秋天。可惜同時餞送的其他詩人的作品，已經散佚不傳。

像這類朝廷命官出使，或知名之士遠行，一時文士齊集送行的情形，在大曆年間極為普遍，十才子因為參與踴躍，留下的詩篇亦特別多。如大曆三年（七六八）二月，歸崇敬以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身分出使新羅，（註七二）耿漳有「送歸中丞使新羅」，李端有「送歸中丞使新羅」，吉中孚有「送歸中丞使新羅册立弔祭」等詩相送。（註七三）大曆四年（七六九）冷朝陽進士及第，不待調官，即歸省覲，一時名士及詩人大會賦詩攀送，李端、韓翃、錢起等均有所作。（註七四）而十才子中的錢起，與和他齊名而不屬於十才子的郎士元，更造成「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的聲勢。（註七五）

綜上所述，自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至大曆四年（七六九）這數年間，名列十才子諸人剛好都到達長安，出席了郭曖及昇平公主府中宴會，因而聲名大噪，凡公卿出使作牧，或名士歸鄉遠行的餞送，他們也都參與，雖然他們之中有些年紀相差頗大，詩作數量多寡有異，名氣大小亦不一致，卻因為這種特殊契機而湊合成一文學集團。（註七六）關於這點，胡應麟詩藪外編三有一段話說得最能深入肯綮：

余嘗歷考古今一時並稱者，多以游從習熟，倡和頻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標目。中間或品格差肩，以蹤迹離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絕，以聲氣合而不得離，難概論也。

「游從習熟，倡和頻仍」可謂十才子於大曆初期生活的最佳寫照。大曆時有極高名氣又相當活躍的詩人，如郎士元、李嘉祐、暢當等未被「好事者」列入十才子，正屬於「品格差肩，以蹤迹離而不能合」的一類；而錢起、韓翃無論年輩、風格在當時都較其他八人成熟，卻被歸入集團當中，正好是「才情迥絕，以聲氣合而不得離」的例子。

韻語陽秋卷四載：

〔前略〕〔唐〕憲宗尤愛〔盧〕綸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滿壩，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漳、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雁來」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曙、漳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洲」。耿漳寄曙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淵」。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倡迭和，莫非

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爾。

葛立方似乎要借籠統地撮抄到十才子間互相酬贈的詩句，證實他所歸結出該集團形成及維繫的原因；其實，最有力的證據，莫過於前文曾經引用，盧綸晚年所作，寄夏侯審，自述與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及李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的詩，雖然那詩中未提到韓翃及錢起，但由錢起「同王鎰起居程浩郎中韓翃舍人題安國寺用上人院」(註七七)、司空曙「贈送鄭錢二郎中」(註七八)、盧綸「同錢郎中晚春過慈恩寺」(註七九)諸詩，可以知道諸人到晚年還維持深厚交情。(註八〇)所以唐才子傳卷四盧綸小傳說：「綸與吉中孚、韓翃、耿漳、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聯藻文林，銀黃相望，且同臭味，契分俱深，時號大曆十才子。」雖然未舉詩文為證，但為十才子集團形成的原因，加上「聯藻文林，銀黃相望」兩語，更能道出真相。

葛立方與辛文房都提及十才子臭味相投，如進一步就他們所留存的詩篇分析，可證並非臆測之言。以形式而言，他們都長於五言；以內容而言，送行、贈別類應酬之作較諸同時期其他詩人為多。茲將十才子中存詩較多的七人，(註八一)與劉長卿、戴叔倫、皇甫冉、李益、李嘉祐、郎士元等活躍於大曆年間的另一羣詩人，分為兩組，就其作品中五言詩及送行贈別詩的數量及比例，(註八二)加以比較。

第一組：

詩人	全唐詩收錄作品數	五言詩數	百分比	送行及贈別詩數	百分比
錢起	四三二(註八一)	三四三	七九·三	一一二	二五·九
盧綸	三四〇	二二八	六七	一〇〇	二九·四
李端	二五九	二二三	八二·二	七六	二九·三
耿漳	一七四	一五八	九〇·八	二五	一四·三
司空曙	一七三	一二九	七四·五	四二	二四·二
韓翃	一六四	八四	五二·二	一〇二	六二·一

崔峒	四八	三三三	六八	二二	四三·七
總數	一、五九〇	一、一八八	七四·七	四七七	三〇

第二組：

詩人	全唐詩收錄作品數	五言詩數	百分比	送行及贈別詩數	百分比
劉長卿	五一一	三七七	七三·七	一三八	二七
戴叔倫	三三〇	二二六	六八·四	三六	一〇·九
皇甫冉	二三四	一八四	七六·六	七六	三三·四
李益	一六四	一〇九	六六·五	二二	七·三
李嘉祐	一四三	九〇	六二·九	五〇	三四·九
郎士元	七三	四六	六三	三三	四五·二
總數	一、四五五	一、〇三二	七一	三四五	二三·七

在五言詩寫作上，第一組詩人共有一、一八八首，佔其作品總數一、五九〇首的百分之七十四點七。就個人而言，耿湆的五言之作比例最高，竟達百分之九十點八，依次為李端、錢起、司空曙、崔峒、盧綸，韓翃五言之作最少，但仍超過個人作品的半數。第二組六人，全唐詩所收詩作共一、四五五首，其中五言一、〇三二首，佔百分之七十一，比例較第一組略低；在個人方面，五言詩作比例最高的是皇甫冉，達百分之七十八點六，依次為劉長卿、戴叔倫、李益、郎士元及李嘉祐。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組詩人個人五言作品比例均相當接近，最高及最低者祇相差十五個百分點左右，甚至被稱為「五言長城」的劉長卿，亦祇有百分之七十三點九，可見使用五言，是當時普遍的習慣。

在送行及贈別詩的寫作上，第一組詩人共有作品四七七首，佔全部詩作的百分之三十；就個人而言，比例最高的為韓翃，多達一百零二首，佔其全部詩作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一，依次為崔峒、盧綸、李端、錢起、司空曙，比例最低的耿湆，亦有百分

之十四點三。第二組詩人共有此類作品三四五首，佔總作品數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七，比例較第一組顯著降低；在個人方面，以鄧士元作三十三首，佔個人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二居首，其次爲李嘉祐、皇甫冉、劉長卿、戴叔倫及李益，最後兩人的百分比都相當低，祇有十點九及七點三。由此可見，第一組詩人較第二組詩人普遍留意於送行、贈別詩的寫作。

基於以上比較，可得下面的結論：

十才子中所作五言詩，在數量上較七言多，如就唐詩體裁發展過程觀察，是正常現象；因爲七言體被普遍運用，而在詩人作品數量上顯示出多於五言的現象，出現在元和以後；（註八四）大曆詩人普遍仍以使用五言爲主，從兩組詩人五言詩數百分比相差不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因此，舊唐書卷一六三盧簡辭傳所說的「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爲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盧〕綸作尤工」這段話，就有特殊意義。首先，稱讚十才子中人「能爲五言詩」，一定是指其「質」而非指其「量」，因爲就量而言，大曆詩人均長於五言，已是不必強調的事實。其次，就質而言，表現李端等「能」的，是「辭情捷麗」，而此一特色中，又包涵「捷」與「麗」兩方面。詩人辭情之捷，本來無法在文字中揣摩而得，但作詩最能展現才華敏捷的場合，莫過於餞宴賓會，以十才子送行贈別詩數量之多，及比例明顯超出同時詩人的情況推斷，「捷」字所指，應屬實情。至於「麗」的部分，一般而言，十才子詩予人之印象爲「清淡閑雅」，如高仲武評錢起曰：

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越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爲雄。芟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然獨立，莫之與羣。且如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煙火隔林疏；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雅古今。……（註八五）

又評韓翃曰：

韓員外詩，匠意近於史，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士珍之，多士之選也。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潤，山舍荔支繁；又疎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方之前載，芙蓉出水，未足多也。……（註八六）

又評崔峒云：

崔拾遺文彩炳然，意思方雅。如清磬度山翠，閑雲來竹房；又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斯亦披沙揀金，往往

見寶。(註八七)

大曆十才子詩被中興間氣集收錄的，祇有上述三人，高仲武給予他們的評價，所謂「理致清贍」、「標雅古今」、「芙蓉出水」、「文彩炳然，意思方雅」，均不失典「麗」之意；而此種麗，又屬於清雅而非濃烈一類。事實上，就李端、司空曙、盧綸、耿湚諸人作品綜合觀察，其呈現出的共同風格，亦莫不如是。這種風格的類似，使他們互相吸引，互相傾慕，也是促成他們結合為一個文學集團的原因之一。

附 註

註一：見司空表聖文集卷一。

註二：緯當作湊。

註三：據吳修續疑年錄卷二，江鄰幾生於宋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卒於仁宗嘉祐五年（一〇六〇）；又吳柯廬歐陽文忠公年譜，歐陽修生於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卒於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名臣碑傳琬琰集卷七范鎮「宋景文公神道碑」，宋祁生於宋真宗咸平元年（九九八），卒於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

註四：詳本文第二節。

註五：詩話總龜卷二十引丹陽集云：「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按當為曙之誤）、苗發、崔峒、耿湚、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十子名次及「能詩齊名」語，均與新唐書所載相同。

註六：郡齋讀書志卷四上，盧綸詩一卷，註云：「右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湚（按當為湊之誤）、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所載與新唐書同。

註七：韻語陽秋卷四：「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湚、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當時號為大曆十才子。」此條其實亦引自丹陽集。

註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載盧綸集十卷，註云：「綸與吉中孚、錢起、韓翃、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湚、夏侯審、李端，皆有詩名，號大曆十才子。」

唐大曆十才子成員及其集團形成原因之考察

註九：玉海卷五十九：「大曆十才子：盧綸……李端，能詩齊名……」小學紺珠卷六名臣類下十才子條載盧綸至李端等十人，並註云：「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顯然抄自新唐書盧綸傳。

註一〇：對床夜語卷二云：「李杜之後，五言當學劉長卿、郎士元，下此則十才子。」范氏於十才子下自註：「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李端、苗發、崔峒、耿湚、夏侯審也。」人名與新唐書同，而升李端於司空曙之後，苗發之前。

註一一：唐晉卷四司空文明條註云：「名曙，……與盧綸、韓翃、錢起、李端、吉中孚、崔峒、耿湚、夏侯審、苗發齊名，號大曆十才子。」又卷五盧允言條註云：「名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湚、夏侯審、李端，皆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

註一二：唐才子傳卷四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耿湚、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時號大曆十才子。」

註一三：升菴詩話卷十一夏侯審條云：「夏侯審為大曆十才子之一，而詩集不傳。」是宗新唐書十才子之說。

註一四：詩藪外編三、唐上，論大曆十才子宜俱不甚顯條，引新唐書盧綸傳。

註一五：唐詩談叢卷四「唐人一時齊名者」條「大曆十才子」目下註，同新唐書。

註一六：萬姓統譜卷十一盧氏盧綸條所錄大曆十才子，與新唐書同，惟耿湚誤作耿津。

註一七：詩藪外編三唐上云：「計氏紀事云：大曆十才子唐書不見人數，誤也。」

註一八：吉頊卒於武后時，事見舊唐書卷一八六上、新唐書卷一一七。
註一九：見容齋隨筆卷九。

註二〇：宋元學案卷七三麗澤諸儒學案時氏家學條云：「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由鄉至入太學，年踰五十登寶祐（理宗年號，一二五三—一二五九）進士。」

註二一：見詩藪雜編、問餘中、南渡。

註二二：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頁四六九。

註二三：喬億，字慕韓，寶應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見朱彬劍溪先生墓表。

註二四：王士禛以為十才子不應有皇甫曾無皇甫冉，說見分甘餘話卷三，已具引前文。

註二五：石洲詩話卷二：「大歷十才子，……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有皇甫曾而無冉，無韓翃，不知何所據也。王應麟玉海所記，與唐書盧綸傳同，是十人有十子之列。若有曾無冉，則尤不可解矣。且升盧於錢之上，亦不知何謂。」

註二六：管世銘字絳若，江蘇陽湖人。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進士，卒於清仁宗嘉慶三年（一七九八），事跡見清史列傳卷七二，國朝者獻類徵初編卷一三七，碑集傳卷五七。

註二七：四庫提要卷一五〇集部別集類錢仲文集云：「大歷以還，詩格初變，……升降之關，十子實為之職志，起與郎士元，其稱首也。」

註二八：北江詩話卷五：「劉長卿，開、寶進士，全唐詩編在李杜以前，蓋計其年代，實與王、孟同時，然詩體既殊，用意亦迥別。前人以長卿冠大歷十子，蓋以詩境而論，實異於開、寶諸公耳。」

註二九：昭昧詹言卷十八中唐諸家劉文房條云：「七律宗派，李東川色相華美，所以李輔輞川為一派，而文房又所以輔東川者也。大歷十子以文房為最。……」

註三〇：越縵堂日記中載：「大歷十子中，如錢、郎、司空、二皇甫，詩境皆如孤花倚石，楚楚可憐；……若論絕句，則李十郎之雄渾高奇，不特冠冕十子，即太白、龍標，亦當退讓。韓君平清婉，亦其選也。」

註三一：十才子集團形成契機，詳下節。姚合新唐書卷一二四有傳，登第年見唐詩紀事卷四九，唐才子傳卷六，四庫提要卷一五一姚少監集提要。

註三二：見舊唐書卷一六八錢微傳。

註三三：見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八談叢四。

註三四：盧綸有「首多寄河東昭德里書事貽鄭損倉曹」及「同趨進馬元陽春日登長春宮古城望河中因寄鄭損倉曹」二詩，分見全唐詩卷二七八及二八〇。惟此一鄭損，與傳宗時任中書舍人之鄭損，似非一人。

註三五：分見全唐詩卷二七六至二八〇。

註三六：見詩藪外編三、唐上。此詩未及韓翃、錢起，最主要原因可能是暢當原來沒有提到，其次是因二人在十子中年輩較長，韓翃復飄泊於藩鎮幕府之間，與盧綸罕所接觸之故。

註三七：全唐詩卷二九四收崔峒詩四十八首，卷二九五收苗發詩二首，吉中孚、夏侯審詩各一首。

註三八：現存日本唐代鈔本「新撰類林抄卷第四」斷簡存吉中孚「奉同秘書兼丞茲陽山閑居引」一首，見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鈔本」圖版解說。

註三九：見全唐詩卷二八四。

註四〇：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頁四八〇。

註四一：全唐詩卷二九五衛象「傷李端」詩云：「才子浮生促，泉臺此路除。」

註四二：全唐詩卷二〇六，李嘉祐「送夏侯審參軍遊江東」。

註四三：升菴詩話卷十一：「詠被中繡鞋：『雲裏蟾鈞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陳王當日風流減，只向波心見襪羅。』夏侯審為大曆十才子之一，而詩集不存，惟此一絕及織錦圖『君承皇詔安邊戍』一歌而已。」

註四四：見文苑英華卷三九二常袞「授苗發都官員外郎制」。

註四五：全唐詩卷二六〇秦系「山中奉寄錢起員外兼苗發員外」有「借問省中何水部，今人幾個屬詩家」語，則發亦被系推為詩家。

註四六：說見阮廷瑜「中興間氣集作者渤海高仲武非高適」，大陸雜誌二十五卷九期。

註四七：九首詩分別為：春日憶姚氏外甥、題崇福寺禪師院、江上書懷、送薛良友往越州謁從叔、送真上人還蘭若、送丘二十二歸蘇州、初拜命後酬丘二十二見贈、題柯廬李明府官舍、清江曲內一絕。

註四八：見詩藪外編三。

註四九：唐晉癸籤卷三十集錄一。

註五〇：萬曼唐集校錄頁一三八至一三九，錢考功集。

註五一：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夷白堂小集二十卷，考功員外郎括蒼鮑慎由欽止撰，元祐初以任子試吏部，銓第一，復登六年進士。」

註五二：見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皇甫冉集」注，極玄集卷下皇甫冉名下注。

註五三：極玄集卷下及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均說長卿爲宣城人，新唐書藝文志及唐才子傳則載爲河間人；此處據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劉長卿事迹考辨」，頁二六二。

註五四：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李嘉祐考」，頁二二二。

註五五：劉長卿一生，有大半時間流寓於淮南、岳、鄂一帶。見陳曉蕃先生「劉長卿生平事跡初考」，載大陸雜誌二十九卷三、四、五期。

註五六：皎然卒年新考，見王夢鷗先生「試論皎然詩式」，收入古典文學論探索頁二九五至三一四。

註五七：錢起登第年見極玄集卷上、舊唐書卷一六八錢徽傳、唐詩紀事卷三十。韓翃及李端登第年見登科記考卷九及卷十。

註五八：全唐詩錢起集共收詩五百三十二首，其中有一百多首是他曾孫錢珣的詩，後人誤屬編入，宋葛立方在韻語陽秋卷二已明白指出。後人亦續有辨證，分見唐晉癸籤卷三二、岑仲勉唐史餘瀝卷二。

註五九：四首詩分別爲全唐詩卷二二七「酬苗發員外宿龍池寺見寄」、「送夏侯審校書東歸」；卷二二八「送集賢崔八叔承恩括圖書」，據岑仲勉唐人行第錄崔八即崔峒；卷二二九「同王鎭起居、程浩郎中、韓翃舍人題安國寺用上人院」。

註六〇：七首詩分見全唐詩錢起集，即卷二二六「獨往覆釜山寄郎士元」、「卷二二七「寄鄧州郎士元使君」、「送郎四補闕東歸」、「卷二二八「東臬早春寄郎四校書」、「卷二二九「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題郎士元半日吳村別業兼呈李長官」、「郎員外見尋不遇」。

註六一：全唐詩卷二八七輯存暢當詩十六首，祇有「別盧綸」一首與十才子有關。但耿、盧等人集中，均有與暢當詩，故自全唐詩各舉一例：卷二六八耿湊「春日遊慈恩寺寄暢當」、卷二七六盧綸「送暢當還舊山」、卷二八五李端「寄暢當」、卷二九二司

空曙「開園書事招暢當」。

註六二：全唐詩卷二四三「褚主簿宅會畢庶子、錢員外、郎使君」，卷二四四「送夏侯審」、「送夏侯校書歸上都」。

註六三：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史載郭曖進宮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爾，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起之妬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爲可服也。」

註六四：唐會要卷六公主條，代宗十八女，昇平公主爲第四女，降郭曖，封虢國。

註六五：見舊唐書卷十一代宗紀；通鑑卷二二三，唐紀三十九繫於是年五月。

註六六：見通鑑卷二二四唐紀四十。

註六七：錢易南部新書卷五：「昇平公主宅卽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鎮，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註六八：宋王讜唐語林卷三賞譽門。

註六九：錢起「送王相公赴范陽」，見全唐詩卷二三八；皇甫曾「送王相公赴幽州」有「暮日平沙迴，秋風大旆翻」句，可見爲秋天之作，見全唐詩卷二一〇；皇甫冉「送王相公之幽州」，見全唐詩卷二五〇。

註七〇：舊唐書卷十一代宗紀；寶應二年正月甲午，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劉晏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諸使如故；是年七月改元廣德；廣德二年正月癸亥，劉晏罷爲太子賓客。

註七一：見嚴耕望先生唐僕尚丞郎表卷三通表中。

註七二：歸崇敬舊唐書卷一四六及新唐書卷一六四有傳，均載其「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甲祭册立新羅使；唐會要卷九十五新羅條載：「大曆二年，〔新羅王〕憲英卒，册立其子乾運爲王。三年二月，命倉部郎中歸崇敬兼御史中丞，持節册命。」

註七三：以上三詩，均見全唐詩，耿詩見卷二六九，李詩見卷二八六，古詩見卷二九五。

註七四：冷朝陽事見唐詩紀事卷三十、唐才子傳卷四。唐才子傳稱「自狀元以下，一時名士及詩人李嘉祐、李端、韓翃、錢起等，大會賦詩攀餞」。今李端詩未檢得，李嘉祐「送冷朝陽及第東歸江寧」見全唐詩卷二〇六，韓翃「送冷朝陽還上元」見全唐詩卷二四五，錢起「送冷朝陽擢後歸金陵觀省」見全唐詩卷二二九。

註七五：見中興間氣集卷下郎士元評語。

註七六：十才子中，夏侯審登第較遲，據唐會要卷七六制科舉條所載，他是建中元年（七八〇）軍謀越衆科及第。但在唐人習慣中，不少出仕之後再應制舉的例子，所以不能排除夏侯審大曆初已在長安活動的可能。

註七七：全唐詩卷二二九。

註七八：全唐詩卷二九二。

註七九：全唐詩卷二七九。

註八〇：韓翃出任中書舍人，已在唐德宗時，見孟榮本事詩情感第一。

錢起任郎中，亦在建中（七八〇至七八三）年間，時起年齡六十三歲至六十六歲。見拙著「錢起事蹟及其詩繫年考述」，刊國

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出版之「中華學苑」第三十四期。
註八一：全唐詩卷二九五收苗發詩二首，吉中孚、夏侯審詩各一首，數量太少，此處不予納入統計。

註八二：諸人作品中的留別、迎、酬、答、和、贈等詩，均不予計算。

註八三：全唐詩共收錢起詩五三二首，此處剔除其曾孫孺入的「江行無題」一百首。請參考註五八。

註八四：參考呂正惠「元和時代詩體之演進」，收入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之「文學評論」第八集。

註八五：中興間氣集卷上。

註八六：同註二九。

註八七：中興間氣集卷下。